

论武陵山区的傩公傩母信仰^{*1}

许钢伟

【摘要】：傩公傩母作为区域社会里相关民族信奉的神灵是不争的事实，但其普遍流传的民族和区域范围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就古代方志记载和近现代及今人调查报告来看，傩公傩母信仰普遍流传在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涉及的民族主要是土家、苗、侗、瑶、汉等民族。傩公傩母成为这一区域普遍的神灵信仰是文化涵化的结果，而“圣化”、“俗化”是傩公傩母信仰文化涵化的具体表现。比较而言，俗化比圣化更影响了傩公傩母作为地域社会神灵信仰的广泛接受。划干龙船在傩公傩母的俗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傩公傩母信仰；武陵山区；文化涵化；圣化；俗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10-0133-6

一、引言

傩公傩母很早就出现在驱傩的队伍里，后来变成区域社会及相关民族普遍信奉的神灵，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古代文献的记载，还是现在活态的遗存，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早在20世纪上半叶，已有民族学、人类学家在调查时注意到这一民间信仰^①，后虽有学者研究，但相对傩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来说，这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少。^{②③}《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6期刊载龚德全兄的《论西南地区傩神信仰的文化跃迁》一文，文章认为傩公傩母信仰是中国西南各地区、各民族普遍信奉的神灵，并根据名称的差异讨论傩公傩母的“圣化”“普化”问题。笔者认为傩公傩母并非西南各地区、各民族普遍信奉的神灵，其“圣化与普化”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和空间。

二、傩公傩母信仰普遍流传的民族和区域范围

关于傩公傩母信仰普遍流传的民族和区域范围，在龚文之前，已有成果论及。李怀荪先生认为傩公傩母是五溪地域信奉的傩神，并对五溪地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界说：

在中国的南方，有一块土家、苗、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古时候叫做“五溪”。它因这里流淌着沅水中、上游的五条支流，即酉溪、辰溪、瀟溪、湄溪和雄溪而得名。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划，这里属于湘、黔、川、鄂四省的毗连地区。即包括

¹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大学资助博士科研项目“贵州傩堂戏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社科博[2014]22号）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钢伟，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贵州 贵阳 55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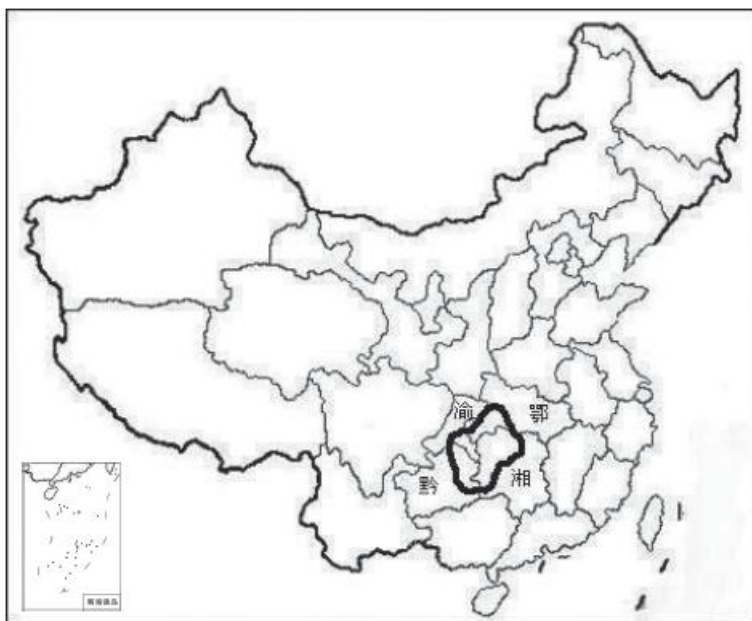
² ① 凌纯声、芮逸夫1933年就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其中包括苗族的还傩愿（傩公傩母信仰），调查报告《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卫聚贤1940年发表在《说文月刊》[第1卷]上的《傩》一文，实际上是对湖南麻阳的傩公傩母信仰的记述。

³ 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石启贵：《湖南苗族实地调查报告》，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石启贵为苗族学者，早在1933年曾陪同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湘西苗族）；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粹》（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吴国瑜：《黔东南苗族傩神神话辨析》，《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4期；巫瑞书：《楚湘傩神探幽》，《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李怀荪：《五溪地域巫文化的变迁和傩神东山圣公、南山圣母》，《民俗曲艺》第106期，1997年；李绍明：《巴蜀傩戏中的少数民族神祇》，《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陈玉平：《论傩公傩母信仰与传说》，《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胡建国：《傩神是人伦先祖》，《艺海》2009年第10期；许钢伟：《划干龙船与傩堂戏的形成——以傩公傩母为考察中心》，《戏剧文学》2015年第9期，等。

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地区和邵阳市的城步苗族自治县、绥宁县和武冈县（部分）、洞口县（部分）；贵州省的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大部分）和铜仁地区（部分）；四川省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咸丰、宣恩三县。^①

李怀荪先生还详细分析了这一地域与傩公傩母信仰相关民族的神话传说，主要包括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并结合历史移民，分析了上述几个少数民族巫文化遭遇汉族宗教信仰文化时，二者融合并产生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信奉的傩神（即傩公傩母）。总体来看，李怀荪先生认为傩公傩母信仰流传的范围是五溪地域，而普遍信奉傩公傩母的民族则是这一地域中的几个主要少数民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以及与少数民族杂居的汉族。

笔者在对傩堂戏进行界定时特别指出傩公傩母是傩堂供奉的主要神灵，也是傩堂戏区别于其它傩戏类型的标志性神灵。^②关于傩堂戏（也即傩公傩母信仰）的流传范围，笔者曾通过古代方志及各种调查报告等进行详细统计，其流传地域主要分布在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包括黔东南、湘西、鄂西南、渝东南的大部分县市。^③这一区域在中国行政版图上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而普遍信奉傩公傩母的民族，笔者基本赞同李怀荪先生的观点，主要是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家、苗、侗、瑶、汉等民族。需要指出的是，傩公傩母并非只在这一区域的这几个民族中存在，在四川（目前的行政区划）、云南的部分地区和个别民族中，傩公傩母也有零星出现，但远谈不上普遍。

龚文则将傩公傩母信仰流传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及其众多民族：“正是由于端公创造性地将傩公傩母与伏羲女娲附会在一起，才使得本属于汉民族的傩公傩母信仰一度‘普化’，成为西南各地、各民族共同的信仰。”为说明傩公傩母是西南

⁴ ① 这里所说的黔东南，包括现在铜仁市的全部、遵义市的部分县区以及黔东南自治州的部分县区；湘西，是指湖南西部，包括湘西苗族侗族自治州、怀化市的大部分县市，而非现在的湘西苗族自治州；鄂西南地区指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的部分县市；渝东南（原川东南）的傩堂戏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重庆市黔江区，包括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武隆县等县市。详细情况可参见许钢伟：《傩堂戏传承研究——以黔东南为考察中心》，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6-61页。

各地、各民族中的普化，龚文所用材料有二，笔者认为均值得商榷。

首先，龚文主张傩公傩母信仰在西南各地具有普遍意义所用材料是明人史惇《痛余杂录》中的记载。史惇在记述傩公傩母时最后说了一句“楚、黔皆祀崇之”，龚文认这句话点明傩公傩母信仰在西南各地已具有普遍性意义。窃以为，此种解读并不准确。无论古今，恐怕楚、黔都无法与中国西南地区划等号。即使史惇所言楚、黔从历史上地域文化的角度包括渝东南（原川东南）地区，属于西南地区的西藏和云南仍不在楚、黔的范围内。因此，以“楚、黔皆祀崇之”来说明傩公傩母是西南各地普遍的信仰不妥。

另外，单就一个省来说，以傩文化大省贵州为例，普遍信奉傩公傩母的区域也局限于黔东南全部、黔北大部分和黔东南部分地区，而黔中、黔西、黔西北、黔南、黔西南则少见。重庆集中在渝东南，四川古代方志以及现代调查报告涉及傩公傩母的多与今天渝东南重合，云南只有个别地方的傩坛出现傩公傩母的身影，西藏则尚未看到有傩公傩母信仰的报告。总起来说，将傩公傩母说成整个西南地区的普遍信仰是并不符合实际。

其次，龚文指出：“翻检记载西南各民族民俗宗教活动的材料，我们发现：以傩公傩母为祭祀主神的情况比比皆是。”但龚文仅举一例（来自孙文辉的《巫傩之祭——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一书）予以说明，即湘西辰州一带苗族（自称瓦乡人）的“跳香”活动，认为“‘跳香’仪式中，主祭之神即为傩公傩母。”以此一例证说明西南各民族普遍信奉傩公傩母恐难令人信服。并且，瓦乡人的“跳香”活动中，傩公傩母是否是主祭之神尚存在争议。实际上，将傩公傩母视为瓦乡人“跳香”的主祭之神，仅仅是孙文辉个人的一种推断。且看孙文辉在其著作中“跳香殿与傩公、傩母”一节中的表述：

跳香分为室外跳香与室内跳香两种。室外跳香称做“敞坪跳香”，室内跳香的场所为“跳香殿”。

“跳香殿”在各地的名称不同，有以跳香殿的功能而称之为“丰收殿”、“丰登殿”，或以供奉的神祇而称之为“玉皇殿”、“娘娘殿”、“老祖庙”、“辛女宫”。

.....

跳香殿正殿中设有神案，神案上正中供奉着玉皇大帝，或辛女娘娘、或傩公傩母，两旁是金童玉女、四大金刚，或骑龙、骑凤、骑虎、骑鹤的十二大神。

.....

跳香最原始的主祭神应该是傩公和傩母。

在敞坪跳香的神案上，陈设各种木偶神像和供品。比较其他的神像，傩公、傩母神像的大小、位置和巫师对其重视的程度，跳香的主祭神应认定为傩公傩母。^{〔3〕}

从孙文辉自己的描述来看，无论是跳香殿的名称，还是神案上供奉的神灵，尚无法直接确认傩公傩母是跳香活动的主祭神。孙文辉说“跳香最原始的主祭神应该是傩公和傩母”、“跳香的主祭神应认定为傩公傩母”（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只是他自己的一种推断而已。

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曾长期在湘西吉首大学工作的刘兴禄博士曾对瓦乡人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对瓦乡人的

民族归属^⑤、还傩愿、跳香^⑥等都有详细的研究。关于跳香与还傩愿的关系，他指出：

跳香是与还傩愿并列的湘西瓦乡人又一标志性民俗事象。……虽然跳香的主祭神不是傩公傩母，多为地方神祇，如行雨龙王等等，但是因为它们同属于老嫫主持的酬神祈神仪式活动，且道具法器乃至某些仪式环节如启师、送神等基本相同，所以跳香被列为傩文化之一种。从广义的傩文化而言，这也未尝不可。何况跳香也包含许愿和还愿两个层面的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说是还愿仪式的另一种呈现方式。^④

刘兴禄博士虽然将跳香视为“还愿仪式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但明确指出跳香的主祭神不是傩公傩母。换句话说，他是将以傩公傩母为主祭神的还傩愿与跳香有所区别的。为慎重起见，笔者还特意电话联系刘兴禄博士，求证瓦乡人跳香主祭神一事，他也明确答复：他调查的瓦乡人跳香活动没有将傩公傩母作为主祭之神，甚至老嫫在谈跳香时也根本未提及傩公傩母。由此来说，傩公傩母是否是瓦乡人跳香活动的主祭之神，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以此来说明傩公傩母是西南各民族普遍信仰的神灵，恐不合适，也缺乏说服力。

翻检古代各地方志，不难发现，关于傩公傩母信仰的记载，多附加在还傩愿、冲傩还愿、跳神、扛神、跳端公、唱傩戏、唱阳戏等的记述之中。而这一类的记述，普遍地存在于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今人的调查报告涉及傩堂主神傩公傩母的，也主要集中与这一区域。同时信奉傩公傩母且流传着伏羲女娲（或直接说是傩公傩母神话传说的）民族，如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汉族等，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⑤而中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云南、西藏还有不少民族至今未有信奉傩公傩母的报告。因此，说傩公傩母信仰是西南各民族普遍信奉的神灵，还需慎重。

三、傩公傩母信仰的文化涵化——“圣化”与“俗化”

（一）傩公傩母的圣化与俗化

龚文所言的傩公傩母的“圣化”的发生，东山圣公、南山圣母并非代替了傩公傩母原来的神格，也非取代了傩公傩母的称谓，而是一种名异实同、一神多名的现象。对此，在龚文之前已有学者进行过相关阐述。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提出：“傩神是普通之代名词，并非神号。其神号，是谓天下之名山大川，五天五岳圣帝、五宫五盟皇后夫人、东山圣公大帝、南山圣母娘娘，俗谓圣公为傩公，圣母为傩娘。故有傩神之名称也。”^⑥而李怀荪先生在石启贵关于傩神说法的基础上，对傩神诸称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诠释。他认为傩神被冠以圣帝、圣母，与道教的影响以及伏羲女娲（与神农并称为三皇）的相关传说分不开：

“五岳”为道教之神，自唐以降，多有诏封。……这种对傩神“五天五岳圣帝、五宫五盟皇后夫人”的称谓，是外来的道教和五溪土著对于山岳崇拜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傩神称谓的出现，抑或是巫师们希图以这种朝廷对于“五岳”诏封为“帝王”作依据，来加强巫傩的群众基础，提高巫傩的社会地位，应该是可能的。在五溪的巫傩科仪和傩戏演唱中，巫师们还将傩神称为“岳王”，即由此而来。然而这个五岳圣帝和五盟皇后，还并不是傩神称谓的全部。到了“东山圣公大帝”和“南山圣母娘娘”，似乎才触及到了傩神的主题。即东山圣公大帝是五岳圣帝的化身；南山圣母娘娘是五盟皇后的化身。此间巫师所作较大规模的傩仪中，都要向傩神上“五岳表”、“下马疏”等文疏，其中，对于傩神的称谓，除了“五天五岳圣帝、五盟皇后夫人、东南二圣陛下”而外，还有一个省略的称谓，即“国祖开皇五岳东南二帝陛下”。根据诸多的巫傩科仪和傩戏台词表明，傩神虽冠以“五岳”之称，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将西岳华山作为傩神居住的地方，傩神即华山之神。凡此种种，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傩神实际上就只是东山圣公和南山圣母，即傩公傩母。而其中的“东山”和“南山”，显然是来自兄妹二人各在一山，滚磨、烧火的传说，这个各民族都保留着的大同小异的传说。再有，巫师们将汉族称之为伏羲、女娲的兄妹（夫妻）敬奉为傩神，而

⁵ ① 详见刘兴禄：《傩愿回归——当代湘西用坪瓦乡人还傩愿重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4-40页。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⁶ ② 刘兴禄：《“跳香”：还愿仪式的别样展演——湘西用坪“跳香”习俗调查》，《文化遗产》2011年第2期。

古称伏羲、神农、女娲为“三皇”，傩神便是理所当然的帝王之身。因此，傩神除了称谓岳王而外，还有“双皇”、“二皇仙家”、“君王、国母”、“圣帝、圣母”、“人王帝君”等称谓。^[7]

并且，李怀荪先生还从兄妹成婚传说中兄害羞、妹坦然，以及资深巫师关于傩公头脸突出八个部位以代表“三山五岳”，来说傩公傩母的神像造型，并从傩神在巫傩中的地位、傩神是含义特殊的生育神、傩神是全方位的保护神等方面对傩神东山圣公、南山圣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总体而言，李怀荪先生的文章已经对傩公傩母的“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对傩公傩母作为含义特殊的生育神和全方位的保护神的阐述，也已触及到傩公傩母的“俗化”（龚文称为“普化”）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龚文认为，“正是此一‘文化转换’后，傩公傩母的神灵地位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的跃迁，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端公法坛上的主祭之神”。窃以为，傩公傩母主神地位的真正实现，还是他们作为再造人类（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汉族等）始祖的“俗化”^[7]，而非圣化。其实，在傩公傩母进入傩堂^[8]之前，已经开始了世俗化的进程。这一点可以从普遍信奉傩公傩母地区的另一种游巫活动——划干龙船窥得一二。

在傩神信仰普遍流行的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历史上曾普遍存在一种巫师肩扛木制龙船四处游走为人驱除不详、祈求安康的活动——划干龙船。因这种木制小船从不下水，故称为干龙船。木制小船上供奉的正是傩公傩母，而将傩公傩母置于龙船之中，可能是对洪水灭绝人类时二神躲过洪灾的形象追忆。游巫在进行这种活动时要唱龙船歌，歌中唱道：“老的快来烧香纸，少的下油快点灯，人人是他儿和女，个个是他子和孙。傩公傩母你不敬，何须堂下孝双亲。上门菩萨不装香，何须朝佛入庙门。”^[8]将傩公傩母与兄妹结婚再造人类传说相结合，使之成为区域社会各民族共同的祖先，是这一地区民众普遍信奉傩公傩母的重要原因。

民间信仰因一度被贴上迷信的标签而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改革开放后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时仍然小心谨慎。傩公傩母作为地域神灵信仰的活动一度被冠以“傩堂戏”这种较少“迷信”色彩的剧种称谓。这种称谓影响很大，为官方、学界和民众普遍接受，加之媒体的广泛传播，俨然已经约定俗成。质言之，目前依然可以看到的傩公傩母信仰，与广泛流传的“傩堂戏”实质上指的是同一种活动。笔者曾撰文指出，傩公傩母是傩堂戏供奉的主神，傩堂戏的相关记载在清以后才渐趋增多，而划干龙船在此一地区早在元代已经存在。并且，傩堂戏的流行的地区，历史上也普遍存在划干龙船的活动。可以推断，傩堂戏中的傩公傩母，应直接来源于划干龙船。有不少地方将傩堂戏称为舡（读 gang）神、扛（也可以读 gang）神、降（修志者特意注明：读如干）神、逛神等，都暗示出与划干龙船存在密切关联。^[9]

若拙见不错的話，那么不难理解，划干龙船在傩公傩母成为区域社会各民族共同信奉的始祖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正是划干龙船实现了傩公傩母在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众多民族中的“俗化”。

（二）傩公傩母信仰的文化涵化

无论是东山圣公、南山圣母的“圣化”，还是爷爷、娘娘、傩公、傩婆的俗称，本质上都是文化涵化的结果。窃以为，将傩公傩母（龚文所言傩神信仰）的圣化与普化称之为文化转换，不如人类学所说的文化涵化更为准确。文化转换，尽管龚德全兄进行了界定，但转换还是给人一种感觉：一种文化被换成了另一种的文化或另一种形态。而对于傩公傩母信仰来说，更多的是与不同文化相遇时发生的借鉴和结合，最终使之成为融汇不同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文化浑融体。

四、结论

⁷ ① 这里所说的“俗化”指傩公傩母作为再造人类的祖先被流传区域内众多民族民众信奉，在信奉的过程中被塑造成热衷世俗生活的神灵，被巫师称为师爷、师娘，被民众称为爷爷、娘娘、公公祖祖，且喜欢观听男女之事，喜欢被讨好等。

⁸ ② 傩堂指傩神信仰活动的神圣空间，因设在事主家堂屋而得名，傩坛掌坛师通过张贴神案、盛装傩公傩母神像、制作吊挂、设置神坛等活动搭建而成。

傩公傩母作为区域社会里相关民族信奉的神灵是不争的事实，但其普遍流传的民族和区域范围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就古代方志记载和近现代及今人调查报告来看，傩公傩母信仰普遍流传在黔、渝、鄂、湘毗邻的武陵山区，涉及的民族主要是土家、苗、侗、瑶、汉等民族。傩公傩母成为这一区域普遍的神灵信仰是文化涵化的结果，而“圣化”、“俗化”是傩公傩母信仰文化涵化的具体表现。比较而言，俗化比圣化更影响了傩公傩母作为地域社会神灵信仰的广泛接受。划干龙船在傩公傩母的俗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李怀荪. 五溪地域巫文化的变迁和傩神东山圣公、南山圣母 [A]. 王秋桂主编. 民俗曲艺丛书 [C]. 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1997. 97—98.
- (2) 许钢伟. 傩堂戏传承研究——以黔东北为考察中心 [D]. 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13—14.
- (3) 孙文辉. 巫傩之祭——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 [M]. 岳麓书社, 2006. 218—220.
- (4) 刘兴禄. 傩愿回归——当代湘西用坪瓦乡人还傩愿重建研究 [D].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84—85.
- (5) 李怀荪. 五溪地域巫文化的变迁和傩神东山圣公、南山圣母 [A]. 王秋桂主编. 民俗曲艺丛书 [C]. 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1997. 许钢伟. 傩堂戏传承研究——以黔东北为考察中心 [D]. 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46—61.
- (6) 石启贵. 湖南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M]. 岳麓书社, 1986. 477—478.
- (7) 李怀荪. 五溪地域巫文化的变迁和傩神东山圣公、南山圣母 [J]. 民俗曲艺, 1997, (106).
- (8) 此唱词为李怀荪摘自会同县长寨乡鲤鱼塘村巫师黄昊月所藏抄本。李怀荪. 送瘟之船——湘西南傩仪撝瘟刍议 [A]. 王秋桂主编. 民俗曲艺丛书 [C]. 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2001. 173.
- (9) 许钢伟. 划干龙船与傩堂戏的形成——以傩公傩母为考察中心 [J]. 戏剧文学, 2015, (9).